

鸟的礼物

译者前言

小说家殷熙耕的创作开始于介乎文学和谎言之间的敏锐的紧张关系。她在乡下度过了幼年时期。因为家境优越，她有很多机会吸取文化养分。她沉浸在由父母买来的童话书营造的世界里。作者自己曾经说过：“我重要的阅读几乎都是在幼年时期完成的。”通过大量的童话书籍，她获得了精神方面的滋养，并学会了描绘这种滋养的隐喻的框架。殷熙耕曾经一再强调：“文学教会我的不是哲学、诗歌、小说，而是童话。”

殷熙耕第一次陷入存在的谎言诱惑是在小学时发现同班女生偷看她的日记以后。从那时起，她就时时刻刻留意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在说话时刻意修饰词藻，还把平时想说的话记录下来。

幼年时期，殷熙耕的父亲是一位掌管众多木匠的厂长。通过父亲不在时大发牢骚的工人在父亲出现后立刻磕着头说些谄言媚语的画面和工人、厨师的出逃，她看到了背叛、冲突和阴谋。对她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是一道荒废的风景，而是不足的存在之间的折磨带来的热气。

生活被看上去平凡琐碎的日常面貌遮盖着。看上去显而易见的东西也会是暧昧和广泛的。在如此广泛的生活里捕捉某一部分，用利刃将它剖开呈现出一个断面，再把它反过来给你看另一面，这种行为就是小说创作。就我个人而言，在创作小说的第一个阶段——捕捉生活方

面,我主要集中在创造人物上。人物一旦创造出来,就能引发各种事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所创造的人物是活的,他可以自己引发各种事件。当然,为了使作品具有普遍性,我还经常设定一些我们周围常见的人物。

——殷熙耕《关于我熟知的人的简单故事》

上中学时,因为父亲的事业陷入困境,殷熙耕在乡下的富足生活结束了。她来到了首尔。此时的她不再是引人注目的优秀学生,而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学生。

一九七七年春,殷熙耕考上了淑明女子大学的国文系,在那个政局动荡的时代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她和朋友们在阅读勒内·韦勒斯和卢卡奇中度过了大学时代。她始终没有忘却从小一直追求的作家梦。在她的日记中随处可见“我爱你,文学”的字样。

殷熙耕并没有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登上文坛,她先后做过高中教师、出版社编辑部职员、杂志社出版顾问等工作。但她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感到“混乱和困惑”,终于在一九九四年休假时带上笔记本电脑和十来本书、过去十几年的日记、老旧的记事本到了寺院,利用一个月的假期创作了五部短篇小说。之后又完成了中篇小说《二重奏》的创作,该小说荣获1995年《东亚日报》新春文艺奖。

一九九六年殷熙耕的《鸟的礼物》获得文学村小说奖,一九九七年《西征时代》获得东西文学奖,一九九八年短篇小说《妻子的箱子》获得李箱文学奖,二〇〇二年《相属》获得韩国日报文学奖。殷熙耕发表的作品有小说集《和他人搭讪》(1996)、《幸福的人不看表》(1999)、《相属》(2002),长篇小说《鸟的礼物》(1996)、《那是一场梦吗》(1999)等。她的近作有长篇小说《秘密和谎言》(2005)。

《鸟的礼物》是殷熙耕的代表作，是一部描写三十八岁的江珍熙回顾二十六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她十二岁那年从春天到冬天的经历的自传体小说。该作品是一部描写通过学习由幻灭而走向成熟的杰出的成长小说，也是一部真切刻画过去韩国社会世代的世态小说。

《鸟的礼物》的内容如下：主人公江珍熙因为母亲去世（据推测是因为精神病自杀）、父亲离家出走，自小在姥姥家和舅舅、小姨一起生活。舅舅是首尔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小姨则召集村里的孩子教他们英语。除此之外，小说中的出场人物还有租住在姥姥家的广进西服大婶一家、将军一家、崔老师和喜欢小姨的纯情派小混混洪起雄等。虽然他们都以为珍熙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子而已，珍熙却早已明白了生活对她不怀好意，因而“已经没有必要再长大了”。小姨的兴趣是交英语笔友，通过京子阿姨的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名叫李亨烈的军人笔友，很快两人就陷入了热恋。珍熙肩负着躲过姥姥的眼光替小姨去京子阿姨家取李亨烈来信的任务。小姨甚至还偷偷跑到李亨烈所在的部队和他见了面。为了进一步博取李亨烈的好感，小姨去做了双眼皮手术，结果却事与愿违，她感觉到了李亨烈对她的疏远。更严重的是京子阿姨在替小姨探望李亨烈的过程中和李亨烈陷入了热恋。小姨陷入了寻找新恋爱对象的犹豫当中。就在这时候，舅舅的学校放假了，他带回来一个叫许硕的男人。珍熙对许硕在山上对着山羊吹口琴的画面一见倾心。但许硕喜欢的却是小姨。小混混洪起雄看到许硕和小姨一起出门后，突然闯到家里对许硕暴力相向。许硕离开后便失去了消息。小姨怀孕了，非常苦恼。后来她在珍熙的陪伴下来到妇产科堕胎。在回家的路上，小姨坐上了洪

起雄驾驶的拖拉机。小姨从洪起雄那里感受到了温暖，而京子阿姨却在油脂厂的火灾中丧生了。珍熙再次见到了在山上对着山羊吹口琴的男人，明白了他不是许硕，而是一个陌生人的事实。那年冬天，珍熙见到了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父亲。

根据上述情节，从小说讲述年幼的十二岁主人公在考验和痛苦中成长的层面来看，它属于成长小说的范围，但是在对小说人物各种经历的相关叙述中，我们不难窥见当时的时代面貌和乡土人情，因而它也属于世态小说的范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小说中随处可见通过军事政变取得政权的韩国政治现状，越战、北韓的武装渗透以及当时的大众文化，真实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的风貌。

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描述年幼少女经过考验不断成长的成长小说。在殷熙耕的代表作《鸟的礼物》中隐藏着多种吸引人的美学，就是它们吸引着读者。

第一，是保持距离。在《鸟的礼物》序文中，作者殷熙耕说道：“我和我的生活保持一定距离是在我把自己分裂成‘被注视的我’和‘观望的我’之后……我的生活就是由阻止生活向我靠近、时刻注意保持距离的紧张支撑着的。我希望任何时候都能站在一定距离外观察自己的生活。”从那以后，保持距离成了理解殷熙耕小说的重要关键词。事实上，在殷熙耕小说中始终不变的特征就是“保持距离”。

在殷熙耕小说中，“距离”最先发生在讲述者介入主人公和读者之间。借用前面引述的序文中的说法，在身为“被注视的我”的主人公和阅读作品的读者之间，插入了一个作为“观望的我”的讲述者。读者只能依靠作为“观望的我”的讲述者的叙述倾听关于身为“被注视的我”的主人公的故事。但是，问题在于那个“观望的我”在观察“被注视的我”时扭曲的视

线。讲述者和主人公观点并不一致，他总是站在嘲讽、评论、嘲弄的立场上。而且，这种扭曲的视线造成的距离必然会导致殷熙耕特有的略带冷笑和旁观的小说产生。

殷熙耕的“保持距离”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小说技法范畴，它和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密切相关。这种距离和作者的世界观、价值观紧密相连。“我希望任何时候都能站在一定距离外观察自己的生活”的说法可以理解为“观望的我”不停观察“被注视的我”，甚至监视它不得脱离既定的范畴。此时“观望的我”既是弗洛伊德式的作为监视者的“超自我”，又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式的“实现的内在化的他者的视线”。但是，它究竟会成为什么呢？重要的是因为“观望的我”的存在导致“被注视的我”的行为变成了一种表演。

第二，是生活的反讽。在《鸟的礼物》中，十二岁的少女“我”并没有“小孩”的行为，而是做出一些“让自己看上去像小孩”的行为。这种双重的态度虽然会引起“有时候我也会怀疑制造出不同于自己的另一个我的做法是不是伪善和虚假”式的反省，但另一方面，很多时候这种态度会被“因为承受来自别人视线的压迫和侮辱的是‘被注视的我’，所以‘观望的’、真正的我受到的伤害很少”的理由给合理化。伤害是“表演的我”的戏份，而不属于“观望的我”。虽然我能通过表演逃避伤害，却不得不逐渐接近真实的价值。这是因为在充满表演的世界上不会有真实的伤害这种存在。对于不承受真实造成的伤害的人来说，不会有真实的价值这种存在。殷熙耕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反讽恰恰来源于此。

显然，把冷笑变成玩笑和幽默也是作为反讽对象的当事人喜欢采用的防御姿态。通过对“被注视的我”几乎是宿命的爱情不断的嘲笑，“观望的我”就能够完全不受爱情的伤害。

这是显而易见的防御姿态。但是,单凭不会受到伤害这个理由,殷熙耕的讲述者和主人公们依然不能摆脱反讽的状态,只能成为被束缚在世俗世态中的囚人。这种说法并不是对殷熙耕的批判,因为作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本来就是如此。作者恰恰是通过保持这种冷淡的态度来获得能量,把充满虚伪的世态的某些层面用小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对此,我们有必要非得追究这是冷笑还是其他什么吗?正是因为这种反讽和冷笑,我们才能抗拒对支配我们日常生活的幻想——爱情、幸福、家庭之类——的单纯的承认。

第三,主题的深度和真实性的获得。单纯从故事的层面来看,尽管小说的主题沉重,充满真实感,却非常引人入胜。这得益于作者深厚的功底。作者着力刻画了洞悉隐秘生活的小说讲述者——十二岁小女孩的唐突的视线。例如,对于一直认为是自己照顾讲述者的小姨事实上却被讲述者照顾的情景的描写和独特的语调,就是小说诙谐和嘲笑的根源与情趣。此外,虽然把背着弟弟玩游戏的做法看成是对少女行为的描述,但是对于“躲在一切东西的背后,因而是微不足道的存在”的李老师为了营救游击队员的妻子郑女士而跳入火海中的训教场面,和之后郑女士与李老师被怀疑是间谍的令人笑不出来的讽刺,以及对一直梦想离家出走却总是留在公共汽车开走后扬起的尘土中的广进西服大婶的描述等等实在真切。作者揭露生活另一面的新鲜、圆熟的心理描写和诙谐的文体,在韩国文学中拥有着不可多得的强烈吸引力。

在韩国经济发展和成熟的时代氛围中,通过回忆引起大家共鸣的这部作品时而是令人忍俊不禁的可爱诡计,时而是通过轻快的想像力打破生活的禁忌和规范体系、社会知识体系等固定认知框架的对生活的冒险和挑战的洞察。小说

中源于对人生的冷笑、嘲讽(冷笑的)的视线在各种戏剧性插图中展开,它不断地探求着生活的真实是什么?真实的爱情是什么?同时,它还和人与人之间隐秘关系的本质,以及流向生活深渊的伪恶经历的不合理性这个沉重的主题建立了一定的联系。

总之,在《鸟的礼物》中,充满了对“戏剧性的,却非常悲剧性的”生活像刀一样锋利的洞察,最终只能走向背叛的命运的笑和嘲弄,其实根本不值一提的日常泥淖中勾勒出来的人物们的伪装的真实描述。我们坚信《鸟的礼物》贯穿全文的文学深度和叙事深度必将引起当代中国读者的兴趣。

最后,我要向参与共同翻译的房晓霞女士表示感谢,向同意出版该小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仝宝民先生表示感谢!

朴正元

2007年7月

一只非常老迈的鸚鵡
给他带来向日葵的种子
太阳在他童年时就被投入了监狱

——节选自杰克·弗莱维勒的诗《鸟的礼物》

序 言

十二岁之后,我已经没有必要再长大了

我注视着那只老鼠。

随着夜幕的降临,这家咖啡馆院子里的灯都亮了起来,与室内欧洲风格的华丽装饰一起营造出异国的风情。就在我把一块牛排放进嘴里,从双唇间抽出叉子的时候,一只被树枝纠缠住的老鼠进入了我不经意间投向窗外的视线中。

刚开始,它在修理得非常整齐的庭院树之间一点点移动,它身上肮脏的灰色皮毛看上去很像某种东西。某一瞬间,我的目光和那只用牙齿啃着浅色树皮的老鼠的目光碰到了一起。那是一个肥胖的家伙,每当它晃动脑袋的时候,树枝堆成的小山也会随着微微抖动一下。

能够占据窗边座位的幸运只在十几分钟内有效。与幸运的有效期如此短暂相比,我更加讨厌忘了幸与不幸会交替出现而将浮肿的屁股坐到窗边位子上的松弛。

老鼠伸开短小的双腿把身子移到旁边的树枝上坐下,尾巴划出一条长长的曲线敏捷地跟了过来藏在身后。尾巴,我小时候就常常蹲在厕所里观察这样的尾巴。我感觉木头做成的踏板底部的窟窿里有什么东西在移动,向下看时,一只老鼠正在板子下的粪便上,是那只刚才还趴在下水道口上的白色饭渣里的灰老鼠。

那只老鼠轻轻地爬到像用泥镢子搅拌均匀的水泥那样硬邦邦的粪便顶端，时而坐着，时而在周围走来走去，在已经发酵变黄的手纸和像极了吹爆的气球的避孕套之间走来走去。每当这时候，它的尾巴总是卷成柔软的曲线，跟在老鼠身后。我总是兴致勃勃地追逐着老鼠尾巴的方向，直到双脚蹲得麻木。

现在我也是如此。为了能够战胜讨厌、憎恶以及喜爱等一切需要克服的对象，我总是直面它们。我直直地盯着那只老鼠，就像在积满唾液的槽牙间咀嚼牛排一样。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习惯。

突然，华丽的巴洛克音乐钻进了我的耳朵。我沉浸在关于老鼠的回忆中时曾经被阻断了的声音突破了无意识的壁垒挤进了有意识的领域当中。同时，他咽下最后一块牛排把叉子放回碟子上的那细长手指跃入了我的眼帘。

在我看他的双眼中蕴涵着女人在见到自己喜欢的男人时常常会流露出来的那种无法捕捉的温情。当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喜欢他，不，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我正处在搞不清自己是不是喜欢他的感情之中。

在我看来，爱情差不多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发生、变化，然后放弃。已经超过三十五岁的我也曾经因为爱情而轻声叹息和悔恨过，但那不过是一种甜蜜的求索罢了。我一直认为爱情这东西是一种只要精力和需要遇到机会就会催发，受到暗示或自我催眠就会发生变型，并且最终会消失的东西。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他。

我对他一见钟情，从内心深处爱他，甚至有时候会觉得他就是我生命中仅会有一次的“为了他人的爱情”。如果他要求我证明爱情，我一定会抛开拥有的一切，和他一起以虽然凄凉

却充满希望的姿式坐在开往南岛的夜车窗边,为他剥去煮鸡蛋的蛋壳,无论多少!

而回顾从前,只不过是几个月前,我还这样想着坐在别的男人面前。

当然,我对男女关系的放荡源于对爱情的嘲笑。只有对于爱情没有任何期待的人才容易跌入爱河,而我随时准备为了爱情抛开一切的热情却源于对爱情的嘲笑。我一直认为我的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生活中拥有的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只有对生活没有任何期待的人才会忠于生活,这并不是什么谬论。

“昨天晚上。”

他一边把砂糖放入服务员端来的咖啡杯里,一边说。

昨天晚上?他探身从放在我这边的砂糖碗里拿茶匙,我抬起眼睛在他的表情中寻找能够说明“昨天晚上”是什么意思的头绪。找到了。在他的嘴角边有人们要谈论难以启齿的话题时常常会显露出的尴尬的微笑。根据他刻意回避我视线的眼神中蕴含的羞涩,我明白了他要谈论的话题不是难以启齿而是非常隐秘。看来他是要谈论关于性的话题。

我和我的生活保持一定距离是在我把自己分裂成“被注视的我”和“观望的我”之后。我时刻注视着自己。我让“被注视的我”主导着我的生活,而“观望的我”注视这一切。像这样让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另一个我注视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是长达二十多年的习惯了。

因此,我的生活就是由阻止生活向我靠近、时刻注意保持距离的紧张支撑着的。我希望任何时候都能站在一定距离外观察自己的生活。

性也不能例外。连做爱的瞬间我也一直注视着自己。我

只是恰如其分地表演着官能的娇态和情绪的羞涩，装出与对方一样的幸福感罢了，我从来不会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

他也许是凭着跌入爱河的男人特有的细心发现了我的秘密。我猜他好不容易说出来的“昨天晚上”应该就是指这件事情，因此心里变得烦闷起来。要让像他这样感情丰富的人理解热爱他人的感情只允许我做到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趴在一张又小又矮的桌子前擦着一个题为“绝不能相信的东西”的目录。同情心、善恶、唯一的说法、约定……擦光了所有字迹之后，我盯着中指关节上浓重的铅笔痕迹看了很久。从那之后，我就认为人真正爱的只有自己。最近我也时常会在写东西的时候放下铅笔，盯着中指的关节看上半年。我非常迅速地完成了生活，把那个题为“绝不能相信的东西”的目录擦掉时我十二岁，十二岁之后我已经没有必要再长大了。

幼年时期在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会得以延续，而我的生活早在幼年时期就已经被决定了。在那个纯真的年代里，对我的生活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对缺乏信义的生活的怀疑。

“昨天晚上。”

他犹豫不决地把那个对我来说除了词汇之外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的句子又说了一遍。因为怀疑我不贪恋性的感情是一种伪善的爱情，所以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这完全是误会。虽然我与男人的爱情中有些作伪的成分，但绝不是伪善。为了消除他的怀疑，我动用了身体的一切机能，为了尽早制造机会，我还打算今天引诱他到我的公寓里去。

我已经决定好要说的话了，我含情脉脉地把下巴向前伸出，表现得好像在催促他说下去。我把脸朝向他，转动着眼睛

注视那只老鼠，估算着距离。

1

将伤口和疼痛分离的方法

为什么从很早之前我就开始接触到生活的另一面呢？

这是因为我知道从一开始生活对我就不那么善意。从意识到生活这个东西的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忐忑不安。踩在我脚下的起跑线位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上，充满恶意的生活让我很快就明白了存在的不利，并兴致勃勃地等待对付它。我明白如果过分执着于充满恶意的生活，来自伤口内部的压力很可能会让我无法承受。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我开始隔着距离观察我的生活，用怀疑的目光窥视它的另一面，很快我就接近了生活的秘密。

据说妈妈死的那一年我六岁。对于妈妈，我没有任何印象。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从来不会想念她。让我想起妈妈、让我意识到自己从来不会想念妈妈的人恰恰是千方百计想把妈妈的存在掩盖起来的姥姥。在姥姥看我的眼神中，除了所有姥姥看待自己的宝贝外孙女都会有的疼爱之外还有一份歉意。就是这种眼光让我想起了妈妈这一存在的丧失，另一方面也让我明白了在这眼光宽广的篱笆墙内实在没有思念妈妈的理由。

这次也是如此。姥姥打开厨房的门从里面走出来，用这种充满疼爱和歉意的眼神看着我，说：

“珍熙，你起来啦？去把小姨也叫起来吧。”

姥姥穿着宽松的上衣，上衣的前襟上钉着扁平的纽扣，她走到井边用水洗掉沾在手上的煤油炉子的烟灰。我从挂在廊前柱子上的四把退了色的牙刷中抽出一把红色的，一边把牙膏挤到上面，一边看着姥姥解下系在头上的毛巾擦手。

“舅舅呢？”

“别管你舅舅了。他晚上没睡觉，就让他多睡会儿吧。”

姥姥的话还没说完，舅舅房间的门已经被推开了，肩上搭着毛巾的舅舅阔步走了过来。舅舅一出来，廊下的小狗海皮就跑了过来。它晃了晃脑袋，抖掉头上的尘土后开始摇尾巴。舅舅一边目送我走进屋里叫小姨起床，一边从柱子的钉子上摘下了那把草绿色的牙刷。

在姥姥注视的对象中，能去除投向我的那种既疼爱又歉意的眼神中的歉意，让姥姥的眼神中只剩下疼爱的人就是舅舅。提起“西兴洞有柿子树的那户人家的儿子”，我们村里没有人不知道。舅舅为了参军现在正休学在家，他是我们国家门槛最高的汉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英玉还没起来？”

“她当她是唐朝的苏东成呢，每天都睡懒觉。”

“您就别管了。她也不是一两岁的孩子了。”

“别管了？都这么大的姑娘了，还整天睡懒觉？连熬夜学习的哥哥都起来了……”

小姨正趴在被子里调收音机的频率，听到姥姥和舅舅在外面议论自己，就一边嘟囔：“哎呀，我都要神经质了。”一边嗖的一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小姨用膝盖爬过被子来到走廊上，她拿起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镜子。

“外头将军家的人都出来了吗？”

“啊，还没有。”

“哎呀，妈也真是的。井边上情况那么混乱，我本来打算等那家人都洗漱完了再出去……她就这么看不惯我睡懒觉？”

虽然说的是“将军家的人”，但小姨不想在井边遇到的却只有崔老师，而不包括将军和他的母亲，以及寄宿在张家的李老师。崔老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许因为他是个当舞蹈老师的男人吧，他和女人的身体接触非常密切。坦率地说，他在某些方面很狡猾。崔老师总是偷偷地摸女学生的胸部，总是别有用心地注视女学生外套前襟突起的部位，这些已经在学校里引起了很多流言蜚语。在崔老师会穿着跑步衫和睡衣出现在井边的早晨，小姨尽可能避免出门也是理所当然的。虽然照姥姥的说法早点起来去洗漱就没问题了，但小姨实在是太懒了。

看着又钻回被子里一把抓过收音机的小姨，我认为姥姥派下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转身走出了屋子。这时候广进西服大婶正在刮土豆皮，那三个土豆足有她背上背着的两岁儿子在成的脸那么大。“广进西服”是一家租用我们家店面房的西服店的名字。虽然舅舅说那应该叫“西装”，但我们村里的西服店都和“广进西服”一样，名字里都有某某“西服”的字样。

我们家的院子里共有三幢房屋：院子里面的两幢住宅和大门旁边的一幢店面房。

两幢住宅中左边的一幢租给了将军家。那幢房子共有两间，当中那间将军母子住着，另一间他们租给了崔老师和李老师。右边的那幢房子我们住着，厨房旁边的房间由姥姥、小姨和我共用，中间的房间归舅舅所有。沿着廊子再往里走，有一间不大的屋子，那间屋子空着。

四间店面房全都已经租出去了。最大的那一间是“新时